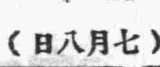


雖善於衛生者亦難保其決不發生時疫
宜速購備申公普濟水每瓶定價一角批發

（未完）



送朱懷冰廳長再出巡序

(耆古居士)

自明洪武九年改諸行省俱爲承宣布政使司，以參知政事爲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其刑名按劾之事，別使按察使掌之，其下分設守巡諸道，以治其府州縣，掌備兵事而巡撫民疾，故布政使可不動而平理矣，厥後地方不謐，朝廷復遣兵部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巡行天下，安撫軍民，而布政使亦無庸等也，滿清權輿之祚，官制多沿其舊，歷久則弊發生，於是權實擅軍民之政，而諸道亦庸備員，布政使至有不得行其職者，迨後幾經革舊，命，百廢更新，始以省府民政長轄四司，下置諸道，分治屬縣，然承承而己，繼繼民政長爲巡撫使若省長，制以黜陟僚察，而於民隱亦罔恤也，近更舉民政制，特任一員主省府之席，而以四員分擬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廳長，省議道而責各縣，以制約似而鄰於公，然時際乖離，吏當其才，固可奉法而治，

（未完）

國
慈利孤兒救濟所碑記
(續)

(慈利龔承上言章)

故一方有善士之目，當受任，慨然曰：此吾志也，曷敢不盡力以延吳之惠于方來？於是首辦孤兒，所以救濟孤兒之無依者，命各區鄉送孤兒來所，育而教之，並建設種種慈善器數之造作，以鞏固其生活問題，辦理數月，頗有效驗，洎吳公溥澤去，吳縣長繼任，而善業廢存，在所孤兒均渴澤無援，不忍離去，令所廢而義廢存，似應仍謀為益，毋使耗散，遂錄鐫碑記之以示久遠，而命承上為之記，承上弱而不文，然易敢辭不以彰懿德，故為之記如此，

後韓俠行

(略)

犬羊視人倭白虎，肉骨嚼殘爪牙舞，鰓口白虹一
氣貫，怪日盤談星期五，（報載日人被刺凡數十
起皆星期五）狙擊初奮安重根，誰其的者侯伊

國末晚樓詩話（九）（續）

(岳陽李澄宇洞庭)

歌雉雄雉云五月江亭落玉梅百花從此不須開未知黃土何因果得其芬芳一穴埋陶然亭臨月小秦梅

嬰園二首寸心感激死生輕門監當時太有情我過梁台逢歲莫自彈琵琶淚引侯麟（其二）

癸亥十月日難感云霧橫橫行日庸費束手時強濡欣慰恐君側恨清潭無殺道迫急郊圻斥豚移可堪論往事延犀角枯棋（其一）黃鶴樓台吳郎零土來栖栖人老老鬱鬱氣往哉再誤蝶蠅朝長驅猛豹狂根原人所清滿溢忽蓬萊其二詠吳子玉筆有陽秋後起長持節前鴻忽例伐鞭方三喜疊置權如何取代無策終難惜太阿舊時諸將帥驅馬渡涇河（其五）楚鼓闐闐道戰饒今帥臣有才能國爲罪亦殊人閭閻據承通邊隅得捐軀莫誅檀道濟合立事艱辛（其六）

的

自殺者還有一個錯誤就是誤看了人生地位這大抵是受了那幸福主義的傳統思想的催眠有以致之李石岑先生說得好像一人類根本和機械不同我們的世界不是現成的安排好好的世界而是用人間的有機體換來的世界人類的歷史便是一部生死的鬥爭史却並不是一部機械史是之故世之不如意事常八九如果要犯恐怕再犯你的生命化而而成千萬倍之尤也無法燒此金鑰匙」我們處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趨勢和時代潮流當中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是個人：是個有意義與價值的「人」我們要認清自己的「人」人生確定自己的路向而嚴肅自己的生沽要忍剛毅奮鬥到底不應因一次兩次或這事那事之失敗而懊惱如此終必獲得一個最後勝利自殺者總是有點熱血吧何不就藉有這點熱血為自己打一條出路以求其最後之所獲

朋友你們是誤聽了事情決不至於你們所想像的那樣可怕那樣的無希望！如果冬天到了那末春天也並不遠了！請記住這句話鼓足了勇氣向前走去走去走去光明終於是你們的？（待續）

閱報諸君對於（自殺）如有疑問請寫信寄代湖北蕪口信義中學文字佈道處轉謝愛靈先生自有相當的解答 蕪口神學院陸啓

■肅庵聯話
(續)
(肅菴)

（續）（續）

花院網樓之聯，亦尙數字，廣州堤岸，有安樂樓者，其聯題云，安石山中綠竹，樂天江上琵琶，挾妓傳酒，蕩檢論原，原不可爲調，如此寫來，則飲客身分，轉覺堂皇高貴矣，西園有陶陶居者，其題聯云，陶陶善飲，易牙善烹，恰相善作應中賓主，陶陶情分，大禹情分，最可惜是杯裡光陰，以雙文冠首，是嵌字聯之別開生面者，對句雖屬曲解，益見巧思，嘉應黃公度京師，（遺憲）初奏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幕，馬尾之敗，何與諸大吏俱被譴，嗣黃以卓異開用於朝，擢陞京師，奉旨出使考察政治，駁何如璋之子何士戍成之變，罷歸滬上，抑鬱以死，駁如璋之子何士戍參贊，出黃門下，挽以聯云，英雄末路，風潮起纔政，余小子曾從患難，申江重過，傷心黨禍當年，歷叙交誼，悲痛悽愴，可謂情文兼至之作，（待續）

■丹羽山館雜碎（續）（漢史）

卒
(續)
(栗史)

東來征程三千里，西入函谷白二重，黃河滾滾上天中，華岳巍巍隱露雲空，一車逐鹿如長蛇，華清再浴快心胸，驪山猶見烽火紅，渭水橫流壯此公，茂陵舊草動西風，古渡成陽月如弓，片鱗危堞久轉輾，玉璫金帛問遺宮，漢祖唐宗人中龍，秦皇猶爲龍中雄，斬蛇屠龍爭戮七，一僧譯作建奇功，漁陽鐃鼓今自東，敢道豪傑出關中，故都瘞七幾千載，我今轉來新策計，附說西安俗有七資，以一白驢不置不倒，又三月六日，二中全會議決，以西安爲陪都，故有崇封二韻，亦紀實也，聞北平夜人吳柳岡黃英先生，有國難文學之輯，尊尊新樂府，已轉去矣。